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鄧培善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五

海寧張次仲　撰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豫獸名性不害物蓋以寬舒安和為德者說文豫象之大者从象予聲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

哉

四剛為一卦之主上承于五下乘三爻君民倚毗故以應言之位在偏故不言得中渉于嫌故不言得位剛應志行豫也順以動所以成其豫也坤順震動順在動先惟震動于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震為長子侯之象坤為衆師之象

何閩儒曰豫坤下震上司空季子以為母老子强令

觀上下五陰惟九四一陽為卦之主逼近六五君不威而臣太重侯伯之卦也動而順則為桓文之翼戴動而逆則為曹馬之奸雄故夫子惓惓于順動致意焉楊廷秀曰忘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為漢之吴楚違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為秦之淮淝

朱康流曰國語司空季子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所謂居樂者震出地上長君有土也出威者衆在雷下共聽號令也即順以動之義也韋昭注曰

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則以建侯屬坤行師屬震矣鄭康成曰震為雷諸侯之象坤為衆師役之象又以震為建侯坤為行師矣邱行可曰屯有震無坤止言建侯謙有坤無震止言行師此震坤合故兼言之是主康成之說也然比無震有坤亦曰建國親侯復有坤有震止言行師不言建侯何也

日月四時非二事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如日月之

行景長不過南陸短不過北陸故分至啓閉不差其

序

自豫以下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止言時楊敬仲曰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聖人偶于十二卦言之欲人涵泳于意言之外非謂諸卦無時無義無用也愚者執其言知者通其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即配以

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唯郊祀上帝則大合今古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殷盛也禮有殷奠殷薦樂亦以殷薦為極盛

蔡介夫曰先王作樂本非為崇已德而設然樂既作則其音節之所宣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象曰志窮人之不可測量者惟志在初而鳴志不遠矣故重提初六而斷之以凶豫初六即謙上六向也鳴謙今也鳴豫鳴謙曰心得鳴豫曰志窮心志之間其幾嚴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說文介分疆也凡物兩開為介介所以分也介于石謂如石之開截然分斷明决之至也凡人處逆境易處順境難豫主和樂易以溺人二居兩陰之間初鳴豫三盱豫酣樂成風二毅然判斷不為俗染介于石也不終日者知宴安鴆毒放得下撇得開無遲留顧戀之意故貞而得吉象推本于中正言二非有奇特詭異之行只是个中正自然不為世味漸染學問所

以貴中正也夫四正人非匪人也而二避之若臧可見人貴自立而願欲獨行矣

蘇子瞻曰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凡吉凶禍福之至如長短黑白陳乎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于石果于靜也不俟終日果于動也是故孔子以為知幾也

六三盱豫句悔遲有悔遲石經作遟字書遟與遲同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音吁張目望之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為卦主望其顏色以明得意仰面看人聖人命之曰盱豫初蹢蹢自得開口告人聖人命之曰鳴豫小人情狀二字盡之矣然良心不死必有不自安之處聖人提出一悔字以覺其沉溺之非本性陰柔不能決斷聖人就其悔悟處轉出一遲字以策其改過之勇盱豫與介石反遲與不終日反豫吉在斷悔在遲三四上下之交故兩爻有遲疑之戒

爻言遲有悔象不論其遲速直言盱豫有悔而歸之位不當以無品地之人而在四左右眼昏目眩舉動皆錯雖欲无悔其可得乎凡言位不當者非止以柔居剛以剛居柔也亦以乘承比應之間所值有難處耳比如四為卦主一世所繇以豫聲勢炫赫縱使十分有品之人千里不相涉之地風聲所感未免波靡何況不中不正之人朝夕在四左右哉故夫乘時得勢之徒與其近而相取不如遠而不相得也凡易中

言位不當者皆須以所處之地會通之私記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卦之所以成其豫者全在此爻故以由豫歸之上則疑于逼君下則疑于得衆故以勿疑戒之一剛得五柔曰大有得五柔合一剛曰朋合簪志大行者剛應而無他爻以分其權也

潘去華曰爻本豫主衆應皆邪而二獨守貞貞者難

致邪者易昵夫惟開誠布公不以易昵而比不以守正而違則二亦吾朋也大臣身任天下當如此

焦弱侯曰初應四三五比四爲凶爲悔爲疾獨六二不繫於四而以中正自守得爲貞吉則九四之不得爲賢臣可知已看來四外陽内陰才足有爲而誠不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大權歸已衆皆附之足以成功故曰大有得唯其不誠故戒以勿疑如齊桓九合諸侯葵邱之會微有矜色叛者九國使其誠心尊

凋周室豈復弱乎故五之貞疾四實為之也夫子于四取其志大行于五傷其乘剛功罪定矣

楊敬仲曰大抵賢者之心克艱克謹不患違道若戒懼太過失大有為之時則於大易之道猶為未盡而四海之内必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矣故曰大有得曰勿疑曰志大行皆所以賛其大有為啟易道之大全也

九四君道也非臣道也文王之彖曰利建侯行師非

九四其孰建而孰行乎故彖曰志行象曰志大行即建侯行師之志也勿疑決詞也所謂不疑何卜也朋盍簪者大衆已聚不可復散化家為國化侯為王在此時矣故曰順以動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豫之時義大矣哉 私記

簪之名簪取聚髮也以一陽括乎衆陰猶以一簪括乎諸髮也或謂古冠服無簪按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姜后脫簪即弁服之笄是也

程可久曰重耳筮得晉國遇豫豫九四爲衆陰所宗無有分其應者且總衆陰以安上如簪之總髪以莊首重耳率諸侯以尊周室之象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疾與豫反金滕曰王有疾弗豫是也詞不言豫而說者謂五沉溺于豫失其旨矣五以陰柔下乘四剛威權已去委靡不振貞疾之象幸其居中質性安和無

縱欲敗度之事亦無開釁速禍之心四雖强梁相安無事不失為守府之主周自平至赧諸侯放恣綿延數百年殆此爻之謂耶私記

九四一爻卦之所賴以豫者五獨乘而出其上此有意於傲權勢逃溟涬以為介者也當是時鳴豫者盱豫者冥豫者沉淪安樂絕不知有生人之苦五獨幽憂隱痛絕不知有生人之樂語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非貞疾而何疾則多死而五恒不死彼其疾不

在痛癢之間故其死亦不在壽殀之際何也中未亡也中也者生人之命脉一日不亾一日不死雖至今存可也私記

程叔子曰四不言失正而于五乃見其强迫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其柔弱不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本爻取義也

胡仲虎曰爻惟二五不言豫二貞吉不為豫也五貞疾不能豫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說文冥从日从六冖聲六書正譌六者地也日入於地會意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豫極則冥動極故渝成者已定之局有者或然之詞所謂惡始而美終以晚盇者也鳴豫言凶過其端于始冥豫言无咎開其善于終三之悔猶懼其遲上之冥深冀其改

成如春秋求成之成渝如渝盟之渝渝者變也變則為晉晉明出地上故无冥晤之咎凡言渝者皆當以

變卦觀之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皆是也官有渝變于始成有渝變于終

成字疑或字之誤成則不可渝矣

當豫之時不終日則吉渝則無咎遲則有悔人在安樂中急圖解脫如拯溺救焚方可出離坑阱徘徊眷戀未有不載胥及溺者故以何可長終之

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

廢四之勿疑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

李宏甫曰觀彖詞彖傳極言致豫之盛而六爻與象反極言享豫之禍蓋亾國敗家相尋不絕者咸以豫也非盱豫鳴豫即死于豫苟能如六二介然若不終日又何以不能保終豫耶即此便是順動便是致豫之由便能享豫之福

徐子與曰豫有三義一曰備豫繫辭重門擊柝是也

一曰悅豫序卦以喜隨人是也一曰逸豫雜卦謙輕豫怠是也彖與大象所言悅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合而言之人事不可無豫人心不可有豫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凡不自為主而順從乎外曰隨說文从辵辵音綽走也从墮省聲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作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

隨從也如人前行而自後從之也不曰剛下柔而曰

剛來下柔來者內詞也下卦本坤上卦本乾今乾以上畫之剛來坤二柔之下而為震故曰剛來下柔震動兊說故曰動而說隨之名義如此揆諸人事剛來下柔全無骨力動而說一片世情世道若此不成世道人品若此不成人品士生斯時須有盡善盡美之道方有安身立命之處故渾渾全全以元亨利貞歸之以為必如此乃得无咎也私記

疏曰以茍相從涉于朋黨濫去華曰道本惡隨隨必

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狥俗以適其私隨之所以難也李子思曰君子體陽剛之德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轉我而我反隨物故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治亂之原人品邪正之關俱係於此豈不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爻言隨時而動象言隨時而息九家易曰兊澤震雷

八月之時雷藏於澤震東方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兑西方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自震東趨兑西向晦之象

袁坤儀曰宴息從洗心退藏來放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退聽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餘忙猶在不得謂之宴息故不曰宴息而曰入入之一字意義深矣

馬含英曰人當旦晝勞擾之中苟能一念静存則真

氣立收良心立復時時青天白日時時大昏博夜時時自强不息時時嚮晦宴息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以下隨上為義乘承比應皆所不論

内經云心者君主之官官主也初卦之主也渝變也有者不必盡變而變其所必有也一陽下動動則變非向者廓然之體矣故曰官有渝官有渝三字下得

鄭重見得隨非小可連心體變換一番豈可不慎象曰從正吉言不正則不吉從正二字是隨卦六爻樞紐正者度德而師量賢而友之謂出門交有功與同人初九一例離羣索居宇內豪傑所失多矣遠稽博訪皇皇求友天下士豈忍當吾世而失之耶不失則有功矣

焦弱侯曰初九為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與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而得正遂

有動説之象故曰官有渝貞吉此一句論卦之始變二爻相易隨之本也所謂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也

呂伯恭曰人都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不知親暱蔽于私愛其言必不正大與之論仕宦則勸進與之論財利則勸取非徒无功抑且喪其生平惟不相親暱之人據理論事雖芻蕘可取故曰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易之定分陽大陰小小子指六三丈夫指初九陰之為物體性柔弱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小子非必盡匪人瑣瑣庸流無高明俊偉之氣與此輩隨行逐隊意趣凡陋世間奇男子不知不覺日遠日疎非不欲與勢不能兼也蘧子馮嬖八人而叔豫退避以遠罪郭子儀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吉凶悔吝周公于此亦不欲為之判斷矣私記

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故初四五不言係而二三上皆言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隨以隨上為貴隨陽為得三與四陰陽相比以陰從陽其情易合故所求皆得士之病莫大于求尤莫大于求而有得

況以六居三以九居四位皆不正恐其隨爲詭隨求爲妄求得爲苟得故戒之曰利居貞居貞者守其正而弗求也

三之質地亦無大過于二而二失丈夫三得丈夫者二居三下勢不能越三而係四四位尊望重三地近情親有求皆得雖與二爲貧賤之交意向之間不覺疎遠然則二之弗兼與非也三之志舍下亦豈大人君子之度哉

三曰志舍下畢竟是有品格之人若浮慕道廣而薰猶同器此非善學柳下惠者也

夫子釋二三兩爻不論道理不問吉凶于二止曰弗兼與于三止曰志舍下人生止此精神意趣無所係則已一有所係必有所失連自家也主張不定所以不可不慎

凡從師取友須實見得是從性命中發脉不是逢人結盟依草附木如王心齋之于陽明既已執贄心有

未安仍踞上坐次日論難心悦誠服方定師生名分
聶雙江于陽明歿後凡四年始焚香稽首執弟子禮
此英雄舉動千古師生榜樣宋時朱陸兩家領袖後
學一入門墻是朱則非陸是陸則非朱不知孰為小
子孰為丈夫臧穀異業亾羊則均私記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與五比初其所應三其所係二又係于三已隨君

天下隨巳隨有獲也獲者取非其有之詞以義論之
必當得凶夫四之有獲即三之有得也三貞則利而
四之貞不免于凶可見大臣之隨與小臣不同將何
道以處此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立脚不定便
有許多術數或巧媚君心借援左右或暴白心迹自
明無他聖人一切不用所自盡者止有孚而巳抑孚
者其情耳歡不可昵情不可竭又須在道道者人臣
立身之繩尺也若慮威權太盛而謬為推布解使去

已則衰世君臣互相揣摹之術豈大臣體國之忠哉大抵處功名而不克終只坐一咎字故象特歸功明哲以為滿盛之戒明則知心不可欺而內竭其誠知事不可茍而外合于道如此則隨者不厭其勤獲者不傷其正更有何咎

凡學問文章不能自立規模隨人脚跟旋轉到底只是驅使庸奴豈能有所建立故隨而有獲隨而有得聖人俱不之許而一以貞為主 私記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雖為說主而巽兌之主常在中爻故以五為主沈氏曰隨者從人之義初從二二從三三從四四從五雖得失異狀其比周均也九五陽剛中正為隨之主豈宜示人以私哉故不言隨而云孚于嘉吉意謂惟善是信不問其為誰然後為王者大公之道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郭相奎曰程朱云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于上窮字難說鄒氏以為此文王居羑里之象拘係維係屬紂則上之困窮可知曰亨于西山取其謹守侯度不越祭也鄭申甫曰昔者魯侯從周之心不固則僭郊僭禘矣秦伯尊王之志不堅則僭西畤鄜畤祀上帝矣季氏事魯之心既懈則歌雍舞佾旅泰山矣文王身蒙大難恪守侯度惟修亨祀于西山此臣之

隨君固結而不可解者故周公假借為上六之象

吳因之曰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意

焦弱侯曰初為内卦之主不言隨五居尊位而受天下之隨上居卦終無可隨者故皆不言隨

隨之為卦小卦也于世則為隨俗于已則為隨意其究為無舵之舟所以卦詞則必元亨利貞而後无咎

爻詞則于官有渝必貞而後吉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凶六二六三有所係則有所失五不言隨不言係但曰孚于嘉吉一味至誠與聖賢相契此隨之盡善盡美者也所謂元亨利貞无咎者如此私記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音古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

蟲為蠱晦淫之所生也从蟲从皿皿盤盂之屬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元晦曰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蟲生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故曰巽而止蠱朱

康流曰惟不事事乃以生事故還以有事治之以蠱治蠱而蠱除故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

按本草蠱蟲為厌可治蠱毒此醫家從治之法

當蠱之時文恬武熈事事叢脞欲從新整頓真難措手聖人成局在胸說得如運掌之易曰元亨曰天下治元者元氣亨者亨通蠱之所以為蠱止是元氣萎敝扞格不通所以件件都壞若是元亨天下那有不治這元亨不是坐嘯畫諾中來要如涉大川駕舟之

具無不整飭操舟之人無不強健量其廣狹度其淺深衡風破浪無躊躇顧盼之意只便是元亨的作用故不曰有功而曰有事夫蠱所由來非一朝一夕蠱所以去亦非一朝一夕聖人何言之易易也亂之終治之始有先甲必有後甲天運循環一定不易所以庸人束手之時聖人看做絶好機會孟子曰饑者易食渴者易飲此實理實事非泛泛氣數之説私記

陸君啟曰蠱之時異於他時非補救可以支持非約

畧所可振刷直須全注精神盡翻窩臼做得大通方可言治耳故曰元亨而天下治而字有力

凡釋經當以經爲據經之釋先甲後甲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葢謂人當蠱壞之時皆疑事不可爲精神意氣不復振作聖人卻窺破造化機緘窮則必變剝則必復亂之終治之始正是太平機括令人鼓舞振作有不容自已之意宇宙在手全憑只點消息陸伯載曰日有六甲先甲之三日子寅辰也後甲之三日午

申戌也有子寅辰必有午申戌終而始始而終精神無息不運天之行也造化之所以無敝也朱子辛新也丁丁也之説雖出于月令漢書但更新丁寧之義倶經中所無熊朋來納甲之説益穿鑿矣馬融曰十日之中惟稱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蠱是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

蘇子瞻曰蠱之與巽一也而巽之所以不為蠱者有九五以幹之而蠱無是也益陽生于子盡于巳陰生

于午盡于亥陽為君子君子為治陰為小人小人為亂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于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于亥然後陰極而陽生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若夫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于亥後甲三日盡于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無初有終而特發其旨于九五爻此天人所由分也

胡仲虎曰凡卦德當分内外先後如隨則先動而後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與隨反蠱則内巽而外止漸則内止而外巽漸之吉與蠱反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張獻翼曰小畜風行天上觀風行地上渙風行水上凶所阻也故曰行今在山下回旋鬱滯不能條暢蠱之象也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字从蟲振民育德譬之良醫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六爻不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巽為木幹者木之本子者一家之本幹蠱者以身任事而不敢避也幹蠱自身始有恒有物克勤克儉向來偷惰驕淫之習掃地更新所謂幹父之蠱也如此

方為有子不則與無子等耳有子考无咎考父歿之稱言不遺羞於身後也齊桓晉文以一匹公子承累代敗壞之餘尊周攘楚許大事業可謂有子考无咎矣私記

厲是幹蠱良法操心危慮患深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曰終吉者幹蠱之時豈無得失毀譽然能幹到底是好張雨若曰聖人只要人幹蠱怕他以傷厥考為解故曰意承考推原他幹蠱處一段苦心何

等深至有難出諸口者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曰考二曰母是無父有母之孤子也孤危寡特既苦成立之惟艱母道陰柔所見或殊尤覺展措之不易此當委曲調停上無矯拂之愆事治業從下得輿家之理記曰父有諍子父可諍母不可諍父可貞母不可貞也陳曲逆委蛇呂雉之朝狄梁公幹旋武曌

之亂得中道矣

潘去華曰幹父者須于當事之時幹母者即在承歡之際謂之得中道則所幹者純是慈祥愷悌不容已之真情非徒事之當而已

何闇儒曰人子之道三年無改推無改之心終身當諱推不可無改之心一日不可諱父母之名尚無出口況于蠱乎故舜有號泣于田耳不敢于家于旻天耳不敢于人子不如舜蠱不可得而治矣易之于人

孰不要之于貞而曰不可貞非謂可不貞也可舉其
凡不可悉其目難與世之狥形迹好功名者談也
張彥陵曰不可貞是幹母蠱良法蓋事庸主與事英
主不同英主喜于有為一轉頭便隨我做去庸主極
怕事必委曲周旋方克有濟若直行巳意反啟彼畏
難苟安之心如何幹蠱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悔以心言九三過剛更張措置之間未免緩急失序所以悔咎以理言不陷君父于不義何大咎之有林素菴曰靈武自立疑于篡而卒克復兩京四皓入侍疑于逼而卒羽翼太子司馬君實佐哲宗盡改新法雖有以子改父之嫌而卒成元祐之治所謂小有悔无大咎按象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聖人于蹇二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三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彖言利涉大川要人勇往直前不避艱險文言厲言不可貞言小有悔其難其慎許多斟酌益涉大川原有小心戒慎在

胡仲虎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六六五柔而居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幹蠱不然與其過柔而吝不若過剛而悔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从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初之時蠱猶未深四非初比也而以柔居柔揖讓救焚規行拯溺以為吾苟不見其敗斯已矣而不知往之必見吝也彼其父子嬉嬉如處堂之燕自以為得也夫子正之曰如此而往未可為得得者得乎親也父陷不義相視而笑可為得親乎私記

朱康流曰平王之棄西京肅宗之失河北再興而不復振皆裕蠱之類也母蠱為柔蠱衰象也父蠱為剛蠱亂象也救衰者宜漸救亂者宜急也

補傳云幹者强而飭之如木之有幹而枝葉附焉者也裕者優而容之如衣之饒裕而襟帶寛焉者也故父可以垂裕于後子不可寛裕于先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德具剛柔其幹蠱也不用諫諍善則歸親委曲稱頌引之於道為父者不覺入其彀中所謂幹父用譽也象推原之曰承以德見所為用譽者非徒在口舌

之間一片精誠默默感動非知名勇功可得而擬議者也初但言意承考不言所以承之者此承以德乃終承考之局私記

看來初二兩爻是父歿母存幹蠱于父亾之後三四五是父在而子為之幹蠱故曰小有悔如撻之流血之類也曰往見吝往見其父也父有過即子之罪爲人子不能諭父于道見之豈不可羞用譽者父在故用譽若父歿則亦無譽可用矣私記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荀慈明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艮體為止故曰不事王侯

上九在卦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蠱未𠬧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𠬧則致國事而高尚其事高尚其事非以高尚為事也含和葆真與造物游其事有出於經世之外者矣其事二字有味艮為止

有不事王侯之象一陽在五之上有高尚之象

李子思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操巽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

李宏甫曰天下之蠱與一家同治天下之蠱與治一家之蠱同故六爻專言幹蠱之事雖所幹不同無非以能幹為事肯幹為賢故幹父而危厲亦終吉幹父而有悔亦終无咎

武后時徐有功為大理武后刑法嚴酷有功據理廷諍后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有功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此亦幹蠱用譽之意也私記補遺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說文臨監臨也楊止菴曰凡自此到彼曰臨以上及下曰臨進而陵逼乎物曰臨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者監臨臨涖之謂大臨小上臨下皆謂之臨初二大臨小以德言也三四五上上臨下以位言也張彦陵曰本義以陵逼解臨非君子真去陵逼小人二陽浸長正大之氣如初出之日光焰逼人小人㧜當不任有陵逼之象

剛謂二也兌為澤自下浸上故曰浸而長臨剛浸而長遯浸而長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勝列子一氣不頓進一形不

頓消說苑江以逶迤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積漸故能達人以涵泳故能豪

内兌為說說則二陽之進也不逼外坤為順順則四陰之從也不逆剛中則陽德方亨而不過二五正應則剛柔合德而有為此所謂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凡曰天行以氣之必然言曰天道以理之當然言

吳因之曰說箇臨便是光明正大氣象若小人之消君子人欲之消天理其勢雖甚猖獗卻不勝曖昧幽

暗閑覆渙悉如何用得臨字

又曰二陽之臨去二陰之遯正遠聖人就向此處凜凜憂危且一陽之復三陽之泰不言戒四陽之壯然後告以利貞獨于此處指刻時日訂以消亾何也君子當玄黃戰敗之餘至復而剛反其氣稍振然如久病之後一脉纔延閉關静養未思馳騁及二陽浸長向來許多不平之氣最易發洩便要做得乖張弄到狼狽田地故其詞危迫如此

八月有凶者臨建丑之月至八月建酉為觀臨為二陽之長觀為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為剝而陽之消不久矣故曰有凶本義謂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為八月李子思云八月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不應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故以八月有凶為戒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

錢啟新曰震剛浸長為兌是剛長為柔反若以長得消故以有凶示戒巽柔浸長為艮是柔長為剛有長而不失其正之義故以小利貞示教震坎艮三剛周流坤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為剛巽離兌三柔周流乾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為柔既無長象寧有浸義惟震長一剛為兌巽長一柔為艮剛柔相易若從中積久漸漬得來故皆曰浸至于兌剛一長則為乾聖人於彖曰利有攸往曰剛長乃終艮柔一長則為坤

聖人於剝曰不利有攸往曰小人長丈欲以乾終剝期于順止丈畜所尚剝本天行皆聖人繫易之精意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教从孝从

攴孝音交與孝字異攴音朴朴作教刑也石經从文

項平甫曰澤上於地人所防之澤陂堰是也澤有時而決其所容有限地中有澤自然之澤鉅野洞庭是也澤无時而窮其所容无限

兌口講習坤體含弘不徒曰教而曰教思意思如兌

澤之深不徒曰保而曰容保度量如坤土之厚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無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楊敬仲曰卦辭言君子臨小人大象言君臨民六爻

發上下彼此相臨之義

臨者居高臨下之義也今二陽在下四陰在上尊卑

之分既殊衆寡之勢又異而謂之曰臨者謂其日升川至有不可過之勢也不徒曰臨而曰咸咸者感也皆也春秋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者和也初二以德服人非勢敺陵逼此感之義也不論應否徧臨四陰此皆之義也皆感則和矣初剛正四柔正兩正相臨故曰貞吉二剛中五柔中中之視正更覺冲和上安下信不獨其身之吉而行之於世亦无不利初象曰志行正當臨之初志在行正言坊行表巖巖侃侃

自然人拜其下風二象曰未順命兩陽雖正其勢終孤四陰在上其勢甚盛密邇六三貌合意離坤德雖順自聖人觀之猶未順命于陽故于陽長之時即致防危之意以補爻詞所不及私記

程傳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于所施為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柔說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挾兌說之行甘諂之言以取容而已以說取容既不為二陽所許三陰以其求媚于陽亦不以同類見收内外兩失故曰无攸利无利則必有憂聖人就憂之一念撥轉他若曰既知所憂則自有无咎之道正不必以甘為臨耳甘臨无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无咎見二陽之易事

吳氏曰處將盛時少有說意便是消局故聖人先戒

之以甘又教之以憂甘則何念不弛憂則何念敢放

兌說也兌為口坤為土土爰稼穡作甘兌口遇坤故

曰甘臨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與敦相近而不同敦敦厚也敦大也上位尊望重

覆庇諸爻居心寛大作事忠厚此有大人之度者也

至切至也真至也初四相與情真誼切不以貴賤異

態不以生死異情此有狷狹之性者也與三之媚悅取容者大是不同故皆得无咎私記

位當有數義與初正應毫无比昵一也以柔居柔得陰全氣二也居坤之下是地最深之處三也下與兊接地澤相比四也此至臨之象所由取

位當位不當固有成論但聖人借指標目各隨卦爻之義以為轉移若拘守舊說與一卦六爻之指了無關涉則勦去久矣私記

六五知臨大君之冝吉

象曰大君之冝行中之謂也

王輔嗣曰處于尊位履得其中不忌剛長而以柔接聰明者竭其視聽才力者盡其謀為大君之冝如此而已

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吳起論將曰知信仁勇嚴凡臨民莅衆以知為第一六五當臨之時居君之位百官萬民俱望治于我非洞悉事幾深知民隠何

以副天下之瞻仰故惟以知臨之乃為大君之宜而吉象曰所謂大君之宜者不是以察為明舞知御人只是不剛不柔行事得中乃宜君宜王壽考无疆耳

私記

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慮後世必有以苛察為知者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如家人上九曰威如吉慮後世必有以刻下為威者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之謂二字是點醒語

蘇子瞻曰見於未然之謂知臨之時陽未足以害陰而其勢方鋭陰尚可以抗陽而其勢方卻茍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内以吾尚足以抗之而不受則陽將怒而攻陰六五以柔居尊而應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為吾用方吾有餘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為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强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為宜用是也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厚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天高而覆物是以上臨下也地以下承上非臨也而曰敦臨者上六陰柔有坤厚載物之德在卦之上不以尊高自矜居卦之終不以前後二念凡事從寛無分毫谿刻所謂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者也故曰敦臨吉長厚之人或嫌其太寛或憂其近弱周公斷之以无咎所以杜申韓之

口而延堯舜之脉其培植深矣象曰志在内慈祥豈弟發於中心非以呴呴為愛者私記

叔正曰兑終為說甘臨者小人之事坤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以厚居心未有不安者故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

敦爾雅云丘一成曰敦丘江東呼地高堆為敦上居坤土之終高地之象

詩云如臨深淵如臨于谷書曰予臨兆民如朽索之

馭六馬古人說到臨字便有慄慄戒懼之意故于剛長之際而勤八月之戒此臨之時義也爻詞不論消長之勢不立君子小人之目初二曰咸臨四五上曰知臨至臨敦臨上下之間惟以道義眞情相對越非徒无陵逼之勢亦无比昵之私論語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是臨字注腳若六三之甘臨下臨上則諂上臨下則侮人而說曰亦不足矣私記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穀梁子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有平去二音音貫示也音官視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下觀觀字平聲餘俱去聲

胡仲虎曰四陽之卦名曰大壯以陽之盛言也則四陰豈可不以陰盛言乃取二陽在上為四陰所仰發出神化示民一段絶好境界令人耳目一新聖人見解不同如此臨觀二卦皆二陽四陰聖人只以陽為

主

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位無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德無位亦不足以觀天下順者心體和平巽者沉而不浮潛而不露所以養得到中正田地蓋觀之為觀中正而已而神即寓於其中故彖詞以廟祭一件描寫觀義如俎豆之陳歌舞之設羣一廟之上下貴賤有次有則此非觀天下者乎而神則在主者不薦之時可見上之示人下之仰上惟此中正

若謂神道設教而事涉瑰奇理太玄妙非聖人所以為觀於天下也

胡仲虎曰諸家謂盥者祭之始手酌鬱鬯於地以求神之時也夫酌鬱鬯以降神灌也非盥也盥者以盆水潔手也又謂薦則誠意已散不復如盥之時夫盥未有不薦者亦未有孝子之祭至薦而誠意散者祭必先盥當盥之時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際乃以一誠託萬物矣因之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是觀字註解將祭而盥盥而尚未祭這時節胸中是甚麼境界凜然肅然一毫妄念容着不得蘊蓄憤盈洩而不遽洩之時也不字當作未字看王注王道之可觀者莫盛於宗廟子瞻曰盥者以誠薦者以味

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言則有何意味

天之神道上觀字去聲冝少讀下兩句正發明觀字之義輔嗣曰觀之為道不以形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

咸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

顔應雷曰淮南子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才之隆也而明主不以責於民博聞强識口詞辯給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矯世輕物不汙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表神機陰閉奇劂無跡人之絶伎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葢事涉離奇非夫婦所知能者聖王弗由也聖王所以示天下者不過耕食鑿飲日用平常之事而已故曰中正以觀天下即此便

是神道設教

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卦名去聲爾雅闕謂之觀魯兩觀是也猶示教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也六爻之觀皆平聲顒說文云頭大也爾雅云顒顒君德也廣韻云顒仰也曰顒若者象大頭在上為人所仰之意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焦弱侯曰風行天下人不見其迹也風行地上則所

加者偃所觸者動夫人而見之矣先王俯就其民而敎之其象如此方與民屬坤省之觀之敎之屬巽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王景孟曰觀以遠陽為晦近陽為明元晦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

也

初六草野之臣耕食鑿飲如兒童在天壤間不識不知小人道也二與五正應當聖作物睹之時潔身獨善無意天下後世此巢許之輩見其偏而不見其全如女子守身但以不踰閾為正大人君子恥而不為者也一曰吝一曰醜聖人心事可知矣初位陽童象二位陰女象私記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天下有道則見大觀在上明是堯舜之世上度其君無可商者特不知己之分量何如耳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生而進退之道昭然矣初二一于退者也六四一于進者也三居下體之極是可進之時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際故其詞如此

人生出處如夏葛冬裘有何商議六三徘徊于進退之間有似觀望失用舍行藏之道夫子斷之曰未失

見出處大事不妨過慎也 私記

張彥陵曰爻義重在進所謂不可進則退者益不敢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也退有退之道當修其所以進若但退而已則退乃養拙之地豈君子所以自處者哉

語曰人之生也直所謂生者亦止此中正而已中正人之本心蘇君禹曰人不失其本心則我生失其本心則我死我得其生則與人並生其進也進之自我

非因時以為通我失其生則不能與人並生其退也退之自我非因時以為塞吳草廬曰非内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嘗惺不能觀我生

按我字凡論全卦皆以主爻為我蒙九二小畜六四頤上九小過六五中孚九二是也獨需三咼二解三旅四及觀之六三九五各自以本爻稱我非一卦之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王輔嗣云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子瞻曰進退之決在六三至于四決不可退矣故利用賓于王胡仲虎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也在五自觀曰生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曰光達於國者也楊敬仲曰象意謂觀國家此等氣象是尊賢禮士之國非侮慢自賢之主其宜作賓王家不必言矣朱康流曰觀進於否而近於剝反極其盛者其立極

在九五其轉機在六四四為衆陰之領袖衆陰所視以進退也處得其正順而能入比于九五相得甚深上布九五之德以照臨天下下率衆陰之順以趨向一人所以回否象於既往而消剝運于將來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正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者必我可觀而後人觀之欲為人觀自觀而已内視之謂明返聽之謂

聽九五曰觀我生何為我生我之所從生即中正而已不求為聖人為神人但求為君子不求有譽但求无咎无咎者寡過之謂聖人神道設教不過使民寡過此中正之道也象中之曰觀我生觀民也匹夫不獲時予之辜舍民更有何我舍民生更有何生工九至此猶志未平君相之間望道未見視民如傷之意盤結于胸此正不薦之孚下觀而化者也不然所謂孚者何物也哉宋杜鎬謾舉神道設教答真宗河洛

之問遂啟天書之誕經學不明誤人國家至此私記

李宏甫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即民我生民生無二無别此所以不言而喻下觀而化也而觀者不一化者不一童觀闚觀觀我觀國各隨分量為淺深君子亦何與力之有

六三觀巳以從人九五觀人以修巳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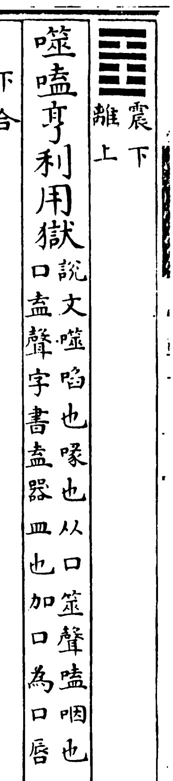
其生指九五觀之者上也以剛陽極上之德居不臣不仕之位有法家拂士之象五雖有已平之化而上猶有未平之心益君已堯舜而恐未盡其道民已被堯舜之澤而恐未得其所君子之上又有君子焉寡過之後又有寡過焉道無窮學亦無窮也初童觀二闚觀三進退觀光者四一人而已志安得平乎

卓去病曰觀我生者以我對人而言觀其生即我亦

忘矣以我出于天地萬物之外則志量無窮而堯舜猶病故曰志未平

易簡錄曰陽在下而成臨在上而成觀可見撑天柱地皆二陽也陽者生生之理生便是天之神道好生之德便是聖人之神道

此卦六爻列為三等初二樂利之編氓三四仕宦之君子五上治世之大人宇宙雖大人物雖衆此三者足以盡之矣私記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說文噬啗也喙也从口筮聲嗑咽也从口盍聲字書盍器皿也加口為口唇上下合之形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朱元晦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之而後合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之象也九四一陽間於其中頤中有物之象也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

矣故曰噬嗑而亨下文正噬嗑所以得亨處噬而後嗑者謂噬而吐之非噬而咽之故噬嗑者除間之卦也除間之道剛柔相濟威明相兼此卦剛柔中分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治獄之善種種備矣治獄必有其主五為卦主柔得中而在上雖以隂居陽為不當位然居上以寛為本故利用獄徐子與曰剛柔分未噬之象動而明方噬之象雷電合而章已噬之象猶噬物然噬則頥分嗑則頥合也

獄與訟一也自爭者而言謂之訟自決者而言謂之獄全一所曰訟者方爭而求辯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獄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楊敬仲曰夫用威除間之際人情多失之偏今也剛柔明動合而成章不偏不亂豈心思人力之所及哉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如雷電合作變化之神中節之妙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大易之道也

易中三陰三陽之卦多矣獨于此言剛柔分者何也

聖人發揮卦藴各隨成卦之義以立言于卦義無所取者不復稱述凡德體象變皆如此不則不勝其煩瑣矣私記

動與剛有别剛者不姑息假貸動者宜入即入宜出即出無猶豫淹滯之意敏捷之人未必詳審故曰動而明

卯行可曰噬嗑乃賁之反對皆頥中有物之象而賁不言噬嗑者噬嗑上止下動則有噬而嗑之之象賁

上止而下不動則無可嗑之理

石守道曰大凡柔則曰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九二剛體本在上而來下

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六五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為上行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蔡邕石經李鼎祚本皆作電雷琅邪代醉編勑字从束从攴今从力便于行草又變束為來

不言用罰而言明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明之於先

使人知所避不言行法而言勑法勑者整飭嚴警之意勑之於初使人知所畏明象電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利用獄是臨時明罰是平日與其有間而後治不若未間而豫防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此卦六爻初上無位是繫獄者所犯之重輕二三四五是治獄者所噬之難易過始于微而後至於著罰

始於薄而後至於誅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滅趾則不行矣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滅趾滅鼻滅耳俱指囚言初剛在下致獄之根中四爻皆治獄之官二象獄正三象士師四象司寇三訊无疑而後讞于王王即六五也

錢塞庵曰初上俱強陽猶訟之險健初曰无咎上曰凶者初為獄始震動補過上為獄成怙終賊刑也錢

啟新曰噬嗑亨利用獄只當下一步不敢妄動將小罪小惡根芽盡情精讞勿使漏遺真是快刀利斧必斷必絶方稱利用妙手吾輩克己當如此

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亦曰校屨校謂著校于足如納屨然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說文鼻引氣自畀故从自从畀俗从白从畀非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中四爻正當上下齒之際故皆言噬

六二下乘罪人象獄初詢凡獄以初情為本二中正而乘初剛中正則得情為易故比之噬膚乘剛則治亂宜重故加以滅鼻呂涇野云去惡不嚴是長奸也克己不力是習欲也夫鼻者胎之元滅鼻則根株悉拔於咎何有書曰除惡務本

馬云柔脆肥美曰膚儀禮有豕膚內則有麋膚凡獸肉無骨者皆曰膚一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無骨之肉古禮别實於一鼎曰膚鼎

吳氏曰二陰柔故取象于膚又近初剛初為頤之下齶凡噬物者下齶之動最有力以至近能噬之剛噬至柔易噬之物一舉盡齧畧无留難以至所噬之膚掩過噬者之鼻也附錄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肉說文作肉石經作肉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在膚裏稱肉離曰熯之為腊肉肉因六柔取象腊因三剛取象六二以柔居柔故象膚六三以柔居剛

故象腊肉腊肉喻獄情之難究遇毒喻罪人之不服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據爻例三與上應遇毒當指上九而象歸諸位不當此端本澄源之論

說文云毒者厚也五行志云厚味實腊毒注云味厚者為毒久厚味為毒此因以賄賂相通之象故曰遇毒受其玷染故小吝无愧于心故无咎若鴆毒則不止小吝亦安得无咎私記

胡仲虎曰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何閩儒曰腊原作昝上從㕣象肉之形下从日肉之晞於陽者也其後假借為今昝之昝乃於左畔加肉以別之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𦠆獸或禽全體乾之通謂之腊彼單稱為腊此云腊肉非指野物之乾者而言乃豕肉受日之暵者肉者六之柔也腊之則柔亦堅位剛故也若以六三為全體帶骨之腊則

與爻象不合益六三六五柔畫爻詞並云肉謂无骨者也九四剛畫不云肉而云胏謂有骨者也據此而以腊肉為有骨則與乾胏无異以腊肉為无骨則與乾肉无異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音子石經从𠂔今从朿石經吉字旁添注大字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三訊之終獄之上司寇者以全體言四剛為一卦

之間以六爻言四近君又為除間之主胏肉之帶骨者骨因九取象離為乾卦在離火之中故四為乾胏五為乾肉金實也矢直也實而受誣直而見枉者能得其情治獄之最善者也程正叔曰九四剛而居柔剛則傷於果故戒以艱柔則守不固故戒以貞歸熙甫曰威明中正治獄之道艱貞貞厲治獄之心必艱貞而始得吉故曰未光聖人終不以治獄為善也

邱行可曰噬嗑唯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

之柔為主故用獄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貞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威為治獄之用也

焦弱侯曰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矢百為束銅三十觔為鈞金入矢以自明其直入金以自明其實不實不直則沒金矢於官故曰禁訟小而獄大四得金矢益兼小大而理之五君也非大獄

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是也故獨曰得黄金葢君臣之分如此　九四陽德晝奇故取象金矢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柔中居尊受成於四獄事至此已平允矣故四與五俱言得乾肉者折肉披筋而熯之似剛非剛似柔非柔以六居五之象黄中色不言矢者金和而矢直金利而矢殺執法之臣以剛直為明允祥刑之主

以柔中爲欽恤道固不同也獄至王而生殺定宥之不得而後制刑故惟貞厲爲无咎彖言不當象曰得當言位本不當必貞厲无咎而後得當也彖以卦位言此以文德言離初故未光離終故不明此離之中故得當三不當位故遇毒四不得中故未光五柔中猶曰貞厲无咎乃知治獄難矣錢塞菴曰用獄而取象於噬肉傷人肌膚痛之也

貞正也刑當其罪謂之貞四曰艱貞艱在貞之前其

難其慎惟恐不得其情求合于貞也五曰貞厲厲在貞之後情已得罪已服哀矜惻怛不敢自謂貞也下無寃民不傷大和之氣故曰吉殺之三宥之三無愧于死者故曰无咎聖人下字謹嚴如此

衷一曰人臣之位卑詘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艱而利用貞人主之勢尊用刑易恤刑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李西溪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

腊之噬難于膚胏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于腊胏其立言自有次序其爲閒之大小用刑之淺深亦于各爻見之

邱行可曰三柔爻皆用獄而五最勝五之位與二同而五噬乾肉二噬膚者二以柔居柔而五以柔居剛五才勝二也五才與三同而五得黄金三遇毒者三之柔不中五之柔得中五位勝三也以六五之才之位爻詞但无咎而不及九四之吉者五柔又不如四

剛也　字書五金黄爲之長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去聲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聰石經作聦

初曰滅趾上曰滅耳入身自下至上也初震體象曰不行上離體象曰不明好動者必蹶好察者必昬此獲罪之根原也獄至四而成至五而讞於王至上而

殺

易兩言聰不明聰與明相近聰而不明殊費詞說看

來聽是作聽之聽小知小見予智予雄自以為聰而於聖賢道理全不明白此等人滔滔皆是所謂納諸陷阱而不避者也私記

何負也謂負之于首滅耳謂械加于首而沒其耳凶則非徒滅耳而已

吳氏曰噬嗑之道日用飲食之道也有一步不可輕舉之動焉有一毫不可自昧之明焉是以膚可噬腊可噬遇毒之害不可不防雖噬而金矢得黄金得艱

貞之厲不可或怠寧為先事之禁滅趾于方動之前無為養成之惡滅耳于不可救藥之地此治身之道即治天下亦此道

以噬為用獄以膚腊胏肉為用獄之難易此相沿之說也予更有管見僃射覆之一按正叔云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葢讒邪間於其間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隙者天下之大害也予謂間而如骨鯁芒刺人人吐棄之矣夫亦何難惟如腊胏之

類美悅可口愈齧愈有味漸至肺腑受其毒而藥石不能愈蓋腊胏與菽粟不同皮肉筋骨烹煉而成醫家所忌推諸事理諂臣媚子冷言熱語入耳中心君臣父子之間不知不覺墮其術中天下之間孰大於是故或噬之而滅鼻或噬之而遇毒或噬之而得金矢或噬之而得黄金滅鼻遇毒其害可言也得金矢而為金矢所中得黄金而為黄金所賣其禍不可言也非艱貞貞厲何以吉而无咎哉金矢言其機鋒之

迅利黄金言其氣色之薫灼王肅云金矢所以獲野獸故食之而得其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事必備其難私記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說文賁飾也从卉聲从貝貝海介蟲也按此蟲甲有文如錦故為文飾之義音貝石經小利旁添注貞字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舉正小利有攸往作不利有攸往天文也上舉正及王弼本有剛柔交錯四字

凡易柔為文剛為質柔畫耦耦成文剛畫奇一而實實為質也剛不得柔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此卦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質為主而文濟之所以亨也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文盛而質以節其過故小利有攸往上句意在來字下句意在分字

胡仲虎曰柔來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以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内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皆以剛為主也

天文者自然之謂剛柔來往非人所能致力承上文而賛歎之有無窮意味增剛柔交錯四字如嚼蠟矣止者限而不過之謂人文燦然倘不止於義禮則流蕩滛靡罔所底止以止字最重有挽回砥柱之力

在天文人文不是泛論就在卦上觀者就卦而觀之也天文者適中之謂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察之而施其補救人文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方可化成天下

程正叔曰賁之象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之義卦之變皆自乾坤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曰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六十四皆由乾坤之

變也

李衷一曰賁與噬嗑反對柔來不言分離仍是離中耦不動也剛上言分者震反為艮下畫奇移在上也項平甫曰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將無所不至是故因其辭遜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禮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耻也荀子不知而以為偽晏氏

不知而以為勞戰國之君以為迂闊西晉之士以為鄙俗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為此天命之變人倫之化不可一日無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觀賁之六爻無一爻凶咎雖疑者亦終无尤雖吝者亦終于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之何其以庸人之不便訾經世之大防也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旅火在山上則不留獄此火在山下无敢折獄明庶

政明也無敢折獄止也

錢塞菴曰貴者文也書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凡獄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者故鍛鍊曰文致曰深文弄法曰舞文皆敢心誤之也

吳因之曰罰蔽殷彝則恐泥古而不通義刑義殺又恐趨時而狥已欲不留如火或失之要囚欲服念旬時或妨于民業欲伸必行之戒恐非刑罰之教化欲廣哀矜之意多滋田稼之螟蝗偏私之念易起先入

之見難融一言之忤易傷覆盆之照難徹自非天下之至明未有能无宼獄者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車鄭作輿古惟遮韻自漢以來始有居音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内卦三爻柔來文剛二其主也外卦三爻剛上文柔上其主也二來文初而初與四應六二之文初不受也剛德明體自賁於趾舍車而徒之象舍車而徒正賁趾之處君子行義必于在下之時發足之處觀之

初為一卦之始曰舍車而徒則所謂賁者可知矣曰義弗乘見非徒貧賤驕人實以道義自持天下文章莫過道義周聖瑞曰士君子處里閈閭于可以乘可以無乘之時角巾素履安于徒步以視致飾軒車取憎人眼者其文采不悠然自著乎

初畫在下為趾壯于趾咼顛趾屨校滅趾俱取初象

胡仲虎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

六二賁其須須从彡俗从氵誤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此所謂柔來文剛者輔嗣曰得其位而無應三亦無應無應而比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上附者也循其履以附于上故曰賁其須也顔師古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侯果曰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須者丈夫所具二以柔文剛故曰賁其須焦弱侯曰頂之有髮口之有須耳鼻之有毫皆陰

血之餘柔之所以文剛者非人力所為乃自然之文也

唐凝菴以上謂上九六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二與上興起文明之盛故曰與上興此與輔嗣說異於卦義合而於須字義不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以一剛介二柔之間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

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

濡如賁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文勝則僭下陵上卑

陵尊皆從此起三惟貞正自守不敢踰其短垣則何

陵之有周禮存而魯安周籍去而周衰

終字與永字相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文明艮止剛柔交錯

之際一曰賁如濡如一曰賁如皤如一曰終莫之陵一曰終无尤味其語氣不甚相遠則兩爻之義亦當相提而論凡易以剛為質以柔為文九三以剛居剛質也而曰濡濡濡者潤澤也謂以四之文自潤也六四以柔居柔文也而曰皤如皤者朴素也謂以三之質自裁也大抵人情慕文而厭質三以柔文剛懼其文勝而史故曰永貞吉曰終莫之陵欲三固守其質也四以剛文柔不慮其質勝而野慮其以質為野也故

曰匪寇婚媾曰終无尤欲四崇尚夫質也聖人于文質之際軒輊如此私記

當位疑之說不一曰當位則宜就位論六四去離入艮艮體篤實以柔居柔柔性浮華故于文質之際徘徊未决既疑已之文未必盡非又疑三之質失于太過周公剖其疑團曰匪寇婚媾言質之于文非所以相拂乃所以相成如夫婦然陰陽配合彌見其美夫子復叮嚀而告曰終无尤言質到底好到底無文勝

之弊所以挽回世道者極矣私記

四當文勝之後須以質救之其救之也時刻不可緩故曰白馬翰如陸德明曰翰馬舉頭高仰也詩云如飛如翰

焦弱侯曰賁其趾如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自成文理不必以車為飾也賁其須如人之有須天然之文非待飾也濡如言其貌之恱澤如詩顏如渥丹之渥也皤如言鬚鬢之皤然如書皤皤良士班固詩皤皤國老

皆指鬚也須在趾上鬚在須上皆以人身取象不假外飾質任自然之意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艮剛爲文柔之主居卦外似丘園樂道之人挽回氣運之權畢竟歸之於五五無正應於下而與上比屈萬乘而締布衣之交一任悃誠毫無致飾有賁於丘園束帛戔戔之象當賁飾之時而儉嗇若此于

人情誠謂之吝然任質則于事可久守約則漸反于真終歸于吉吝何足惜乎象闡發其意中曰有喜言非徒愛財惜費中心好之無假外飾也有者有一種自得難以告人之處

孔氏曰文象無待士之文此葢晉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京朝為華丘園為質

汪砥之曰聖人于文方盛即憂其終爻三終字可見聖人之情

子夏傳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易就曰帛五疋為束每疋兩端卷至中為二端一束十端致書必以帛豐則加玉使命下賁丘園但用束帛無玉無庭實恐以貨取罪賢者也戔戔剪裁分裂之狀淺小之意子夏傳戔戔作殘殘說文云戔从二戈兵多則殘也言其狹小如殘帛然艮為山為小石為徑路丘園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二與上皆為成卦主爻然文明非止不可則尤以上爻為主

賁極反本復於無色故曰白賁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文明以止者亦此也无咎者前此靡濫琢耗而今可無也一曰無忝于綱維世道之責吳因之曰人當馳騖紛華時其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真心此之謂志

徐進齋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趾二賁須三濡如皆有所假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為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無假外飾故曰賁無色也

孔子占卦得賁喟然而歎子張曰師聞賁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白當正白黑當正黑白玉不雕寶珠不飾夫賁何吉乎聖人之尚質也如此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說文剥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录亦聲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夬曰剛決柔剥曰柔變剛君子果斷小人詭譎君子之去小人明白痛快故曰決小人之去君子萋斐浸潤日銷月鑠而不知故曰變變則天下盡為小人見小人力量之大亦見世道氣運之厄

君子未嘗一日忘情于世何事不宜往況剥之時正

撥亂為治之際而曰不利有攸往者不是不肯不是不能只為一卦五陰小人長的時節任你滿腔熱血滿懷經濟通用不著所以不利有攸往復利有攸往則曰剛長剝不利有攸往則斥言小人長惟恐君子之不警醒也復曰順行剝曰順止坤順艮止順者弘裕之公心止者堅忍之大力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止之也消息盈虛皆以陽言尚者尊而奉之曰此天行也敢分毫

相悖哉剥復皆曰天行原始要終君子皆不以己與之唯順天時行而已

潘去華曰順止不徒隱身晦迹一意推委静觀天行為世道計為衆君子計不犯手不違時寧耐委蛇于小人之間静以乘其間而圖之正是尚消息盈虚之處若人不畏禍天未厭亂妄有舉動載胥及溺而已

張彦陵曰彖言柔變剛小人長釋卦名義已盡復曰順止曰觀象曰消息盈虚曰天行娓娓不厭者何也

聖人說到剝字愀然不樂惟恐君子于此一動意氣

一露鋒芒幷碩果亦无再生之望故視止行遲丁寧

反覆如此

剝剝也上剝字主上九以受剝者言下剝字主五陰

以剝陽者言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頹塌傾陷如梁山崩之類象以厚薄上下

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為義下剝上者成卦之義上

厚下者治剥之道厚下坤土之象安宅艮止之象孔疏剥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子瞻曰身安而民與之則剥者自衰不與之較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六書正譌蔑从苜戍聲俗从内从戊誤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剥是五陰剥陽而爻詞則以陽受剥為義易法如此人以牀為安牀以足為安小人之剥君子不遽肆屠戮但多方揺撼使之寢處不便夢寐不寧不得一日

安于朝廷之上而後正氣全無化爲鬼蜮故蔑貞凶
貞者天人之大命也而蔑之有不凶乎凶則君子小
人同歸於盡蠹蟲食木木盡而蟲亦亡兩爻重言之
者傷之深戒之切也私記
顏應雷曰牀在人下足又在牀下剥自下起詩稱楊
園之道倚于畆丘小人欲害君子每自微者始趙高
欲奪秦權因小臣正先非刺髙殺之而後誅戮肆行
王鳯擅漢使尚書劾奏京兆下獄死而後専行無忌

剥牀以足猶云剥牀之足云爾用以字見小人作用處

剥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牀之象蔑與滅字不同蔑蔑視也藐藐然若無之意滅消滅也必磨滅殆盡而後已輔嗣曰蔑猶削也仲達曰蔑謂微蔑吳幼清曰削竹者曰蔑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孔安國曰辨者胏之幹謂胏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因象求理國事之是非人品之邪正全要分别明白然後天清日明君子可展其手足小人變亂是非混淆邪正令人無所適從而後紀綱法度蕩然殆盡此小人絶妙作用象申之曰未有與此卦一陽在上勢孤援寡五陰在下成羣結黨衆口鑠金羣輕折軸君子無開口處天下事可知矣私記

邱行可曰凡陰陽相應為有與困九四應初六言有

與陰陽不應爲無與井九二不應九五言無與咸六爻皆應則謂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敵應不相與此言未有與者言當剥之時在上未有以應陰無以止陰之進也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羣陰剥陽三獨與上應雖處於剥可以无咎上下各有二陰應陽則失上下郭相奎曰剥之无咎謂剥卦

之无咎惟此六三也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

三應上不言其得而言其失蓋羣陰得志之際俱以比周黨惡為事故聖人言三之无咎正以其失上下為美所以破一時人情之惑也

袁機仲曰剥以近陽者為善應陽者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無不利應陽者此爻是也故无咎

六四剥牀以膚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崔憬謂膚薦席也剥牀及膚故曰切近災若謂體膚之膚豈止切近而已是時貞之名號不存蔑之慘毒亦不必言矣故直曰凶益咎君子去之不早也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剥至四凶矣過此非聖人所忍言故别設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若曰與其剥陽而至于凶孰若承陽

之為利哉魚與宮人陰類貫以柔制之也寵以愛御之也五統羣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于王而獲寵愛之象无不利猶言无害益深慰之也象言非徒无害抑且終无尤始而剥陽則有尤終而承陽則无尤矣所以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弘量

劉元炳曰五雖承陽而于陰為極盛即以為宮人而陽微於外陰盛于内何利之有詳觀此爻全重在艮

艮有止義二陰方長而艮以陽剛止于其上以尊馭卑以剛禦柔防微之道尊閑邪之力大下之不嫌於羣陰上之不疑于尊位故曰无不利

朱康流曰剝至于五已極矣而一陽止於其上屹然不可動揺五不能復有所往反率羣陰以媚于陽蓋勢盛則作威計窮則效欵陰柔之性然也无不利者上九之功非六五之能而聖人因以為五勸故隱其剝陽之惡而著其從陽之善以改過為五之利也如

不恃陽之有以制陰而徒望陰之從陽豈可得哉

子瞻曰四以下貫魚之象也自上及下施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以宫人之寵寵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如責之以必無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焦弱侯曰三力小僅能以身應上不免失其上下五位尊其力大乃能率羣陰以聽於陽此无咎與无不

利所以分也

張彦陵曰此堅小人從正之念也小人不知義理只知利害聖人分剖利害兩塗以示趨避若曰如彼則凶則咎則剥廬如此則无咎則无不利則終无尤變化小人之術全在于此

丘行可曰遯剥皆陰長之卦遯陰猶微故九三言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吉剥陰已極故六五言陰從陽之道曰以宫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剥陽

之權在陰則敎陰以從陽胡庭芳曰聖人于觀四取

觀光之義于剥五又取統率羣陰之義其扶抑如此

六五下統羣陰駢頭相次貫魚之象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焦弱侯曰衆木摇落一果獨留食之則斷絶其種故

不曰未食而曰不食葢天意所在人不得而食之也

召平董公魯兩生四皓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

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變也質菴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心旦晝牿而夜氣不息故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于剝

聖人于碩果不食下特書君子小人兩來之語情詞最苦當此羣小充塞之際尚有一老巋然獨存正如萬木蕭條而一果高懸見者驚歎竟不知其爲何物若是君子社稷蒼生荷其持載若是小人求一把茅

益頭不可得矣一絲九畀關係甚大望之深悲之切聖人之情見乎詞如此玩詞云天若祐晉則為謝安之止桓温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祐漢則為王允之死於漼汜而小人亦相隨以亡斯二者天也此爻獨不言吉凶聖人之意深矣私記

劉牧曰果不見食者葉為之蔽上九不見食三五為之蔽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羣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此皆天意非人力也

君子守道固窮人亦無如之何或曰民之望也不可殺或曰不足殺及乎事過又不可得而殺也是以常在象特揭出民字謂當時公卿大夫無一不肆其攻擊君子之身不能一日安于朝廷而草野之民擁護推戴此正良心不死世道來復之機也不然君子更何所倚藉哉私記

聖人嘗以无咎許三以无不利許五而要歸則斷以為不可用小人之可畏如此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五